

御筆戲作

明宣宗書畫合璧冊探究

何傳馨

本院四月一日推出「宣德宸翰—明宣宗書畫展」，其中展出的〈書畫合璧〉冊是宣宗代表作之一。畫冊作於宣德三年，宣宗三十歲，書法已臻成熟而自具特色，本文略述其內容、題贊，並探究原裝裱實況，以為讀者欣賞之助。

明初幾位帝王及宗室子弟承襲宋代以前皇室傳統，講求書法的修養，如太祖朱元璋（一二三二—一三九八）有書法天賦，行草書雄強遒勁，經常以御書賜臣僚。（《書史會要等》）成祖朱棣（一二三九—一四二四）曾以考究的紙箋，御書詩文賞賜近臣。仁宗朱高熾（一二三八—一四二五）於萬幾

之暇，留意翰墨，「嘗臨蘭亭帖賜沈度，意法神韻，唐之太宗不能過也」（《陶宗儀《書史會要》》）。太祖孫周憲王朱有燾（？—一四三九）於永樂十四年（一四一六）集《淳化閣帖》、《祕閣續帖》及宋元人書，摹刻《東書堂集古法帖》。可惜他們的作品至今已罕見，只能從宣宗朱瞻基（一二九九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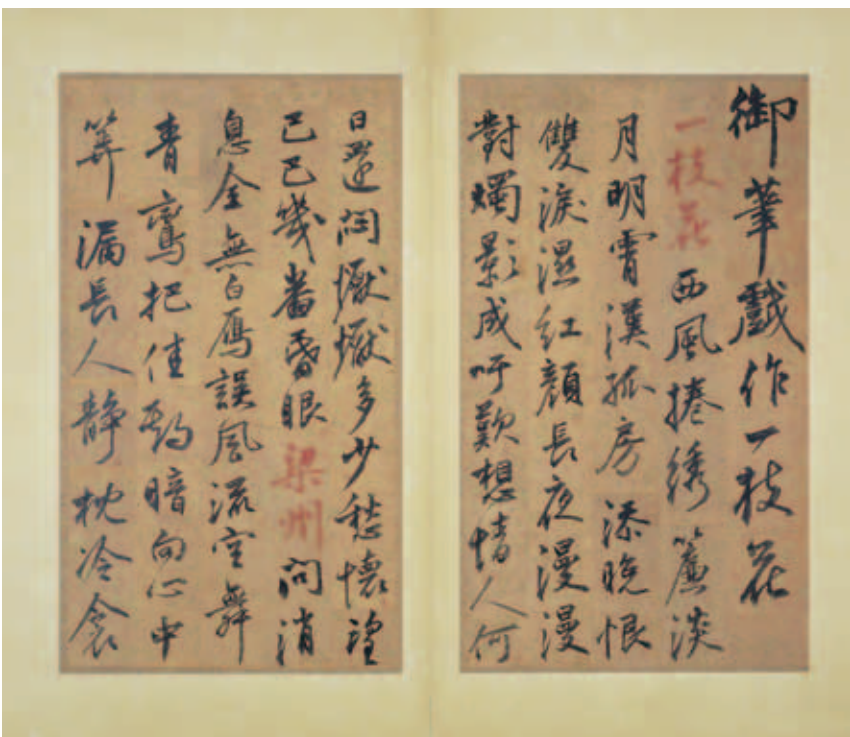
一四三五）的書法略窺一二。宣宗延續先祖的翰墨風尚，政餘之暇，喜好鑑賞古蹟，游心詩文書畫，常以御製書畫賞賜寵臣。不過他享年僅三十七歲，遺留的書蹟不多，本院藏宣德三年（一四二八）款〈書畫合璧〉冊，宣德六年（一四三一）款〈上林冬暖詩〉軸，北京故宮藏宣

德四年（一四二九）款〈新春詩〉卷，宣德八年（一四三三）款〈楷書雪意歌〉軸等為僅見墨蹟；另有著錄未見墨蹟如宣德四年（一四二九）〈御製綠竹引〉（汪何玉《珊瑚網》）、〈賜謝庭循御筆詩〉卷（楊士奇《東里續集》）等。

此次「宣德宸翰—明宣宗書畫展」展出〈書畫合璧〉冊及〈上林冬暖詩〉軸，為宣宗代表作，其中宣宗自署為「戲作」的〈書畫合璧〉冊尤為特殊，書寫的內容為散曲，冊前有畫一幅，後有明末大家黃道周（一五八五—一六四六）古隸兼章草

題贊。宣宗此書於規矩法度中，有率性灑脫之態，可惜在形式上經過裁切重裝，行氣已改變，原貌如何，值得一探究竟。

〈書畫合璧〉冊（圖一）畫幅為紙本，縱二九·四公分，橫三三·八公分，水墨畫竹樹雙鳥（白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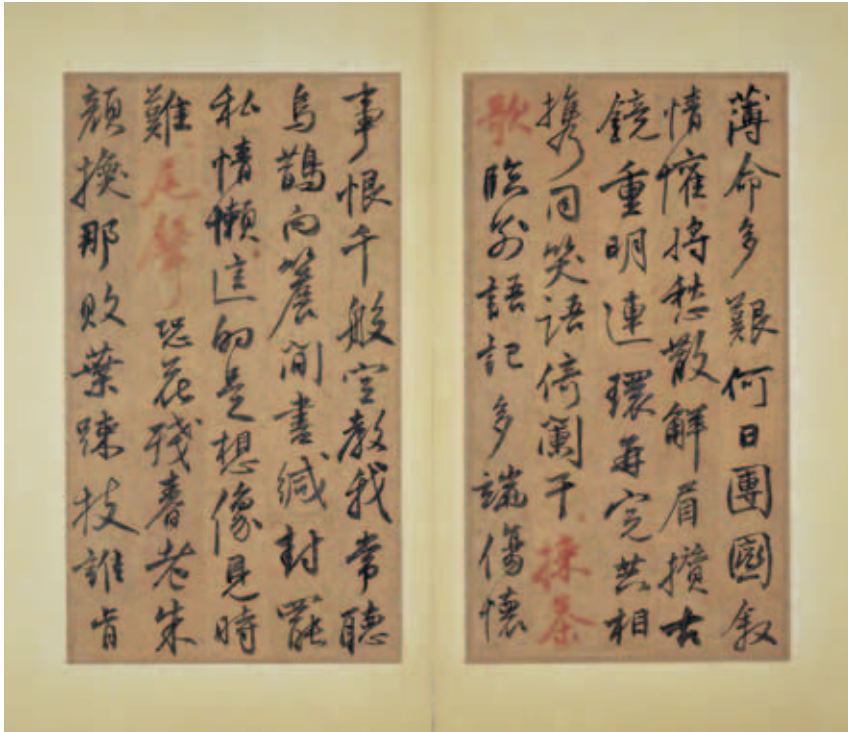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一 明宣宗〈書畫合璧〉冊 第一、二開 1428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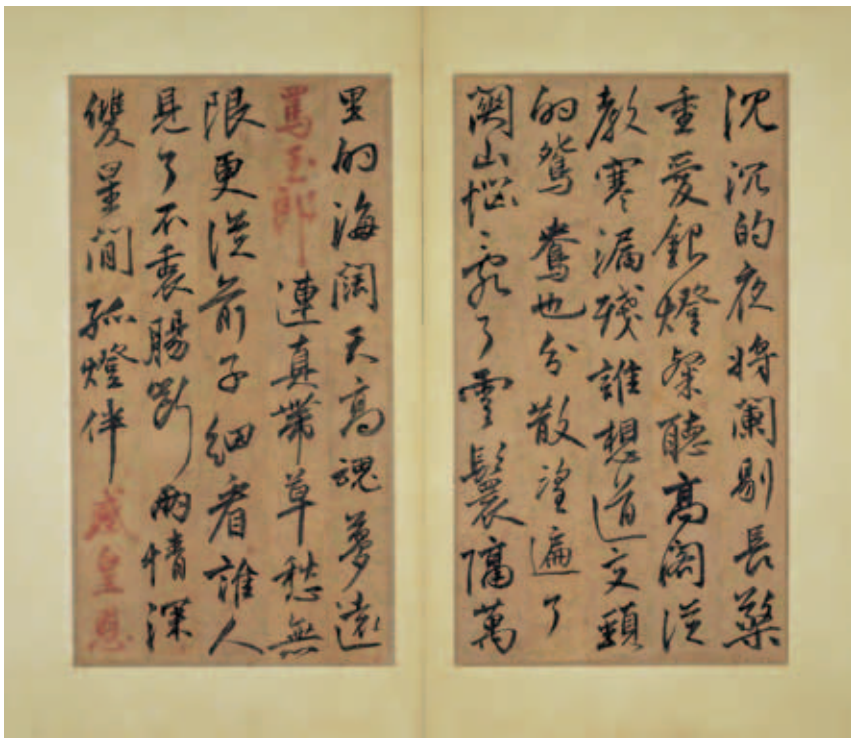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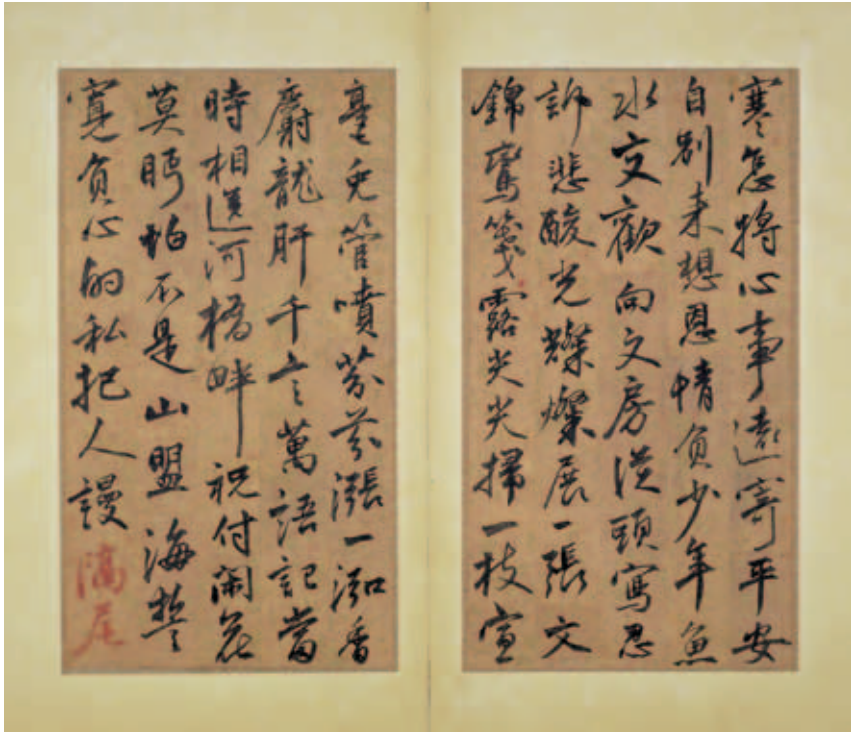
中四字：隔尾第三句「教」字左下，
罵玉郎第五句「問」字右上，採茶歌
第五句「教」字左下，尾聲第六句
「教」字左下，以朱圈標示平聲或去
聲。全文如下：

一枝花（朱書）西風捲綉簾。淡月
明霄漢。孤房添晚恨。雙淚濕紅
顏。長夜漫漫。對燭影成吁歎。想
情人何日還。悶懨懨多少愁懷。望
巴巴幾番昏眼。

梁州（朱書）問消息全無白雁。誤
風流空舞青鸞。把佳期暗向心中
算。漏長人靜。枕冷衾寒。怎將心
事。遠寄平安。自別來想恩情。負
少年魚水交歡。向文房從頭寫。忍



《書畫合璧》冊 第五、六開 1428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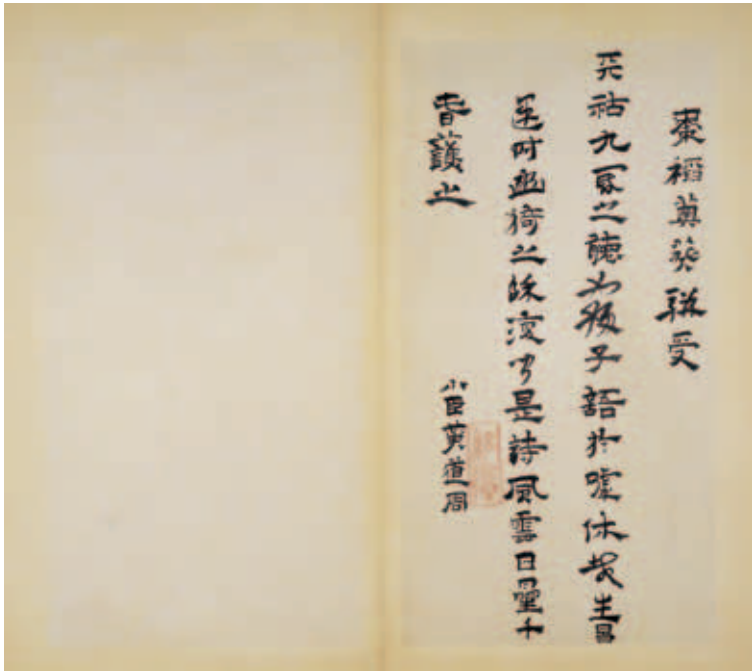
《書畫合璧》冊 第三、四開 1428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翁？），款識云：「宣德戊申（三
年）御筆戲寫。」其後書幅為灑金
箋，五開，每開二幅，末開一幅，均
縱二七·一公分，橫一五·八公分。
每幅五行，計四十五行。前署云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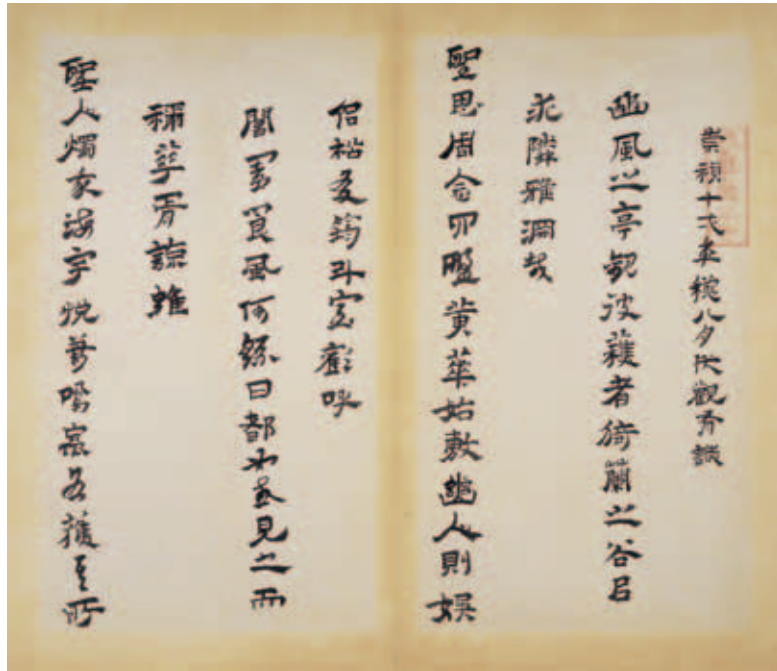
「御筆戲作一枝花」，末識：「宣德
三年（空一字）月」。《故宮書畫
錄》卷六引《石渠寶笈初編》著錄為
「行書自製小詞」。此處的「詞」
實為「曲」，由內容看，是一組套

曲。「一枝花」是曲牌名，由「一枝
花」、「梁州」、「隔尾」、「罵玉
郎」、「感皇恩」、「採茶歌」、「
尾聲」五段宮調相同的曲調組成，
曲名以朱書，又以朱圈斷句，並在其

朕幾務之暇，游心載籍，及徧觀古人翰墨，有契於懷。嘗賦草書歌以寓意焉，以爾日侍之勞，書以賜之：草書所自何所授，初變楷法為章奏；當時作者最得名，崔瑗杜度張伯英；三人真跡已罕見，後來繼之有羲獻；筆端變化妙入神，逸態



〈書畫合璧〉冊 後副頁第二開 黃道周書贊 1638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〈書畫合璧〉冊 後副頁第一開 黃道周書贊 1638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訴悲酸。光燦燦展一張文錦鸞箋。露尖尖掃一枝宣毫兔管。噴芬芳漲一泓香麝龍肝。千言萬語。記當時相送河橋畔。祝付閒花莫眇。怕不是山盟海誓寬。負心的私把人謾。隔尾（朱書）沈沈的夜將闌。別長檠重愛銀燈燦。聽高閣從教（朱圖

平聲）寒漏殘。誰想道交頸的鴛鴦也。分散望遍了關山。惱亂了雲鬟。隔萬里的海闊天高魂夢遠。罵玉郎（朱書）連真帶草愁無限。更從前子細看。誰人見了不衷腸斷。兩情深。雙星間（朱圖去聲）孤燈伴。

感皇恩（朱書）薄命多艱。何日團圓。敘情懽。將愁散。解眉攢。古鏡重明。連環再完。共相攜。同笑語。倚闌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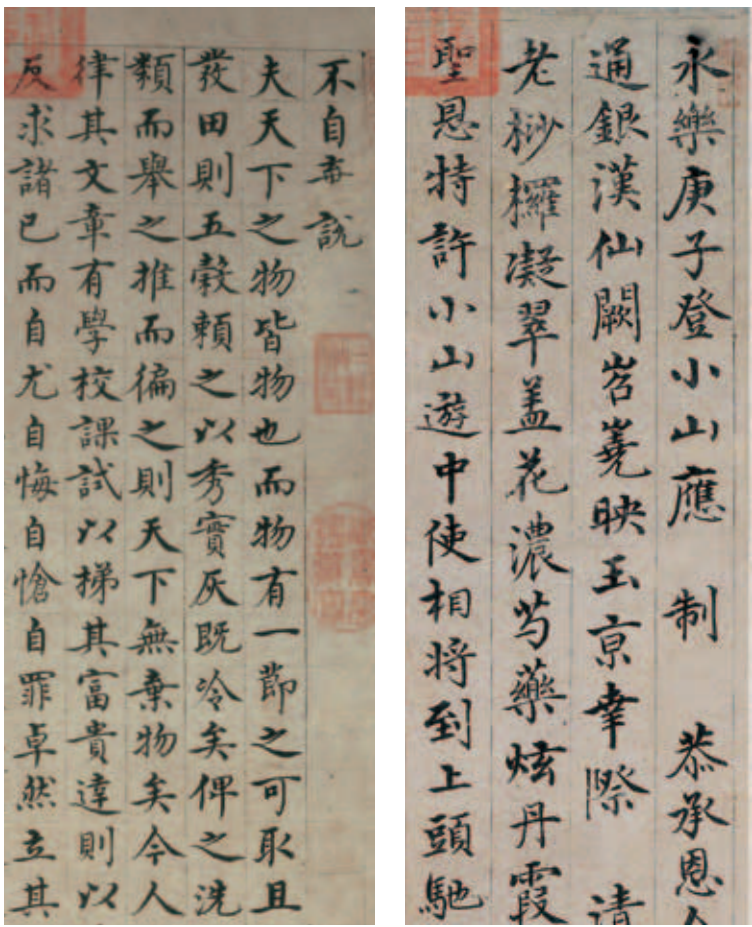
採茶歌（朱書）臨別語。記多端。傷懷事。恨千般。空教（朱圖平聲）我常聽鳥鵲向簷間。書絨封罷私情懶。這的時想像見時難。尾聲（朱書）恐花殘春老朱顏換。那敗葉疎枝誰肯攀。怕東君歸去想得是無人管。濕鮫綃淚彈。照菱花鬢斑。莫要把好景蹉跎教（朱圖平聲）我悔時節晚。宣德三年（空）月。

全曲描寫女子寒夜獨守空閨，孤燈相伴，燭影中落淚歎息。想起從前與情人交好，倚欄歡語，情深意濃，如簷間鳥鵲。長夜將盡，剪燭剔檠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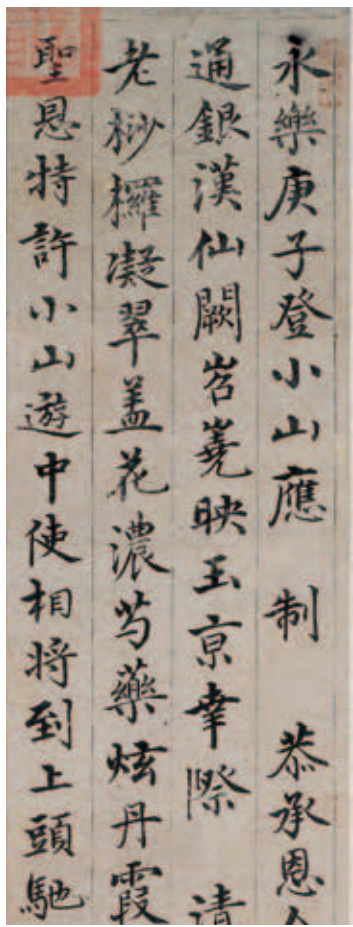
提筆展箋，欲將心事傾訴。夢中關山遙遠，海天遼闊。臨別時有山盟海誓之約，巴望重逢之期，惟恐春殘朱顏改，髮鬢斑白，如疏枝敗葉，情人不再關愛。曲文辭意直露而情感真切，表現出元曲用語貼近俚俗的特性，顯示宣宗對於此類文學創作的興趣。

後人對宣宗的書法評論不多，一般多引述明代中後期重要文學家及鑑賞家王世貞（一五二六—一五九〇）的論述，云：「宣宗書出沈華亭兄弟，而能於圓熟之外，以遒勁發之。」（弇州四部稿卷一五四，〈藝苑卮言〉附錄三）此外僅見《書史會要》評說：「宣宗時三楊、蹇、夏諸賢輔政，泰交之際，常有御製詩歌，必親灑宸翰賜之，行雲流水，飛動筆端，真天藻也。其上紫泥為廣運之寶。」何喬遠（一五五八—一六三二）《名山藏》：「宣宗翰墨圖畫，隨意所在，盡極精妙。」

《佩文齋書畫譜》卷二〇引《宣宗御製集》中一篇〈賜程南雲草書歌〉，可以看出宣宗對於書法自有見地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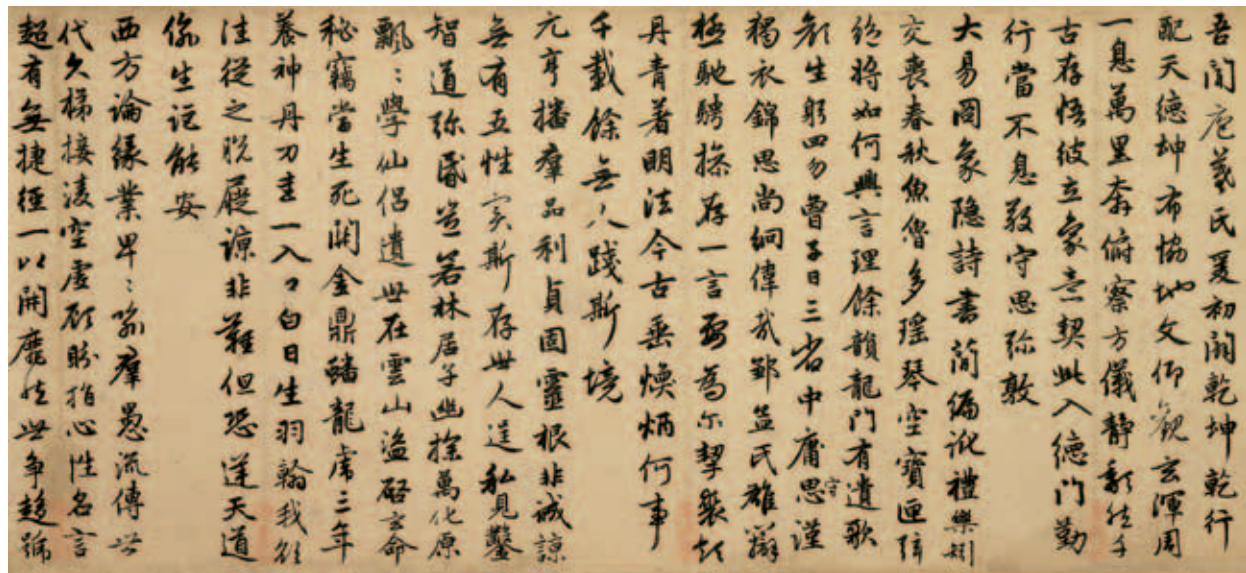
圖三 明 沈傑〈應製詩〉軸 局部 1420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 明 沈傑〈不自棄說〉軸 局部 1426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雄姿看勁健；風驚電掣浮雲飛，蛟龍奮躍猛虎馳；漢晉草法千載師，張顛藏真亦絕奇；一代精藝才數輩，遺墨千人萬人愛；固知頓挫出腕力，亦用飛動生神采；古來篆籀今已謫，何況隸草謫愈多；吾書豈必論工緻，誠懸有言當默識。

這篇文章雖然是論草書，也適用於其他書體，其中宣宗推崇王羲之、獻之父子勁健如風如電，如龍虎的雄姿逸態，又從古代傑出書家的遺墨，體會出以腕力表現頓挫，以飛動生神采的要旨，他在書法作品〈書畫合璧〉冊中也充份體現了這種本質。



圖四 元 趙孟頫〈朱子感興詩〉卷（局部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宣德三年，宣宗三十歲，書法

已臻成熟而自具特色，〈書畫合璧〉冊中，運筆提頓轉折及鉤挑間，顯露出遒勁俊爽的特質。王世貞評宣宗書法受到明初沈度（一三五七—一四三四）、沈粲（一三七九—一四五三）兄弟的影響，二沈書法承襲趙孟頫（一二五四—一三二三），後者又源於王羲之（約三〇三—三六一），宣宗此作即可看出從二沈、趙孟頫到王羲之，一脈相承，追求體勢遒麗的風格。其中用筆圓熟精妙，鉤挑多細微變化處，與沈度、沈粲相似（圖二、三）；結體優美，筆鋒內斂含蓄者，則與趙孟頫相近（圖四），結字或偏傍寫法，則從唐代以來集王聖教序傳統相關。（圖五）用筆流利勁健，放逸灑脫者，則顯露宣宗本性，較之古代行草大家，毫不遜色。

後副頁有黃道周書贊云：

崇禎十一年（一六三八）秋八月伏觀有識。幽風之亭。觀彼穫者。猗蘭之谷。以求鄰雅。淵哉聖思。周念四野。黃華始敷。幽人則娛。侶

松友筠。斗室歡呼。聞聞聞風。何繇曰都。如或見之。而稱華胥。諒維聖人。燭我海宇。悅鳥鳴蟲。各獲其所。棗稻萸葵。駢受天祐。九閭之聽。如婦子語。於瑤休哉。生昌運時。幽猗之餘。復聞是詩。風雲日星。千春護之。小臣黃道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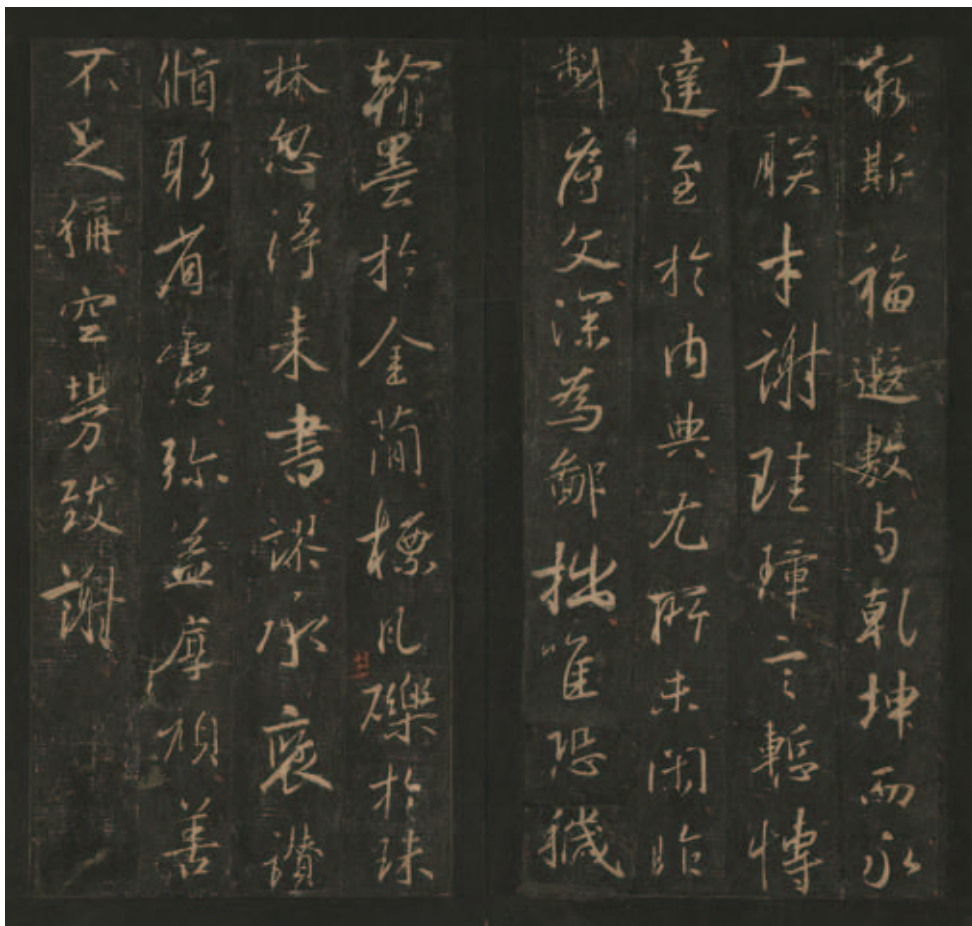
題贊引首鈐朱文「有無棄之言」印，取自《管子》〈形勢〉的「天地無私」之義。款右方鈐「細遵」印，是黃道周的字，此印同見於南京博物院藏黃道周〈贈無涯答諸友詩〉卷。

黃道周在明末政壇以「文章風節高天下，嚴冷方剛，不諧流俗，公卿多畏而忌之」著名，從三十八歲進士，入朝為官，到五十八歲稱病歸里的二十年間，屢次直言上疏，伸張朝廷倫理，後來因忤逆帝意，貶謫為江西布政司都事。清兵入京，福王立於南京，起用為禮部尚書，最後率領義軍與清兵對抗，戰敗殉國，可以說是晚明烈士的典型。他也是晚明重要書家，前人評他的行楷書「直逼鍾王」、「深得二王神髓」。他在書論中也強調：「書字自以適媚為宗，加

況。黃道周傳世書蹟多為楷行草書，隸書作品不多見，如北京故宮藏，書於崇禎十五年（一六四二）的〈為永明隸書〉冊為典型例子。此贊筆意介於楷、隸之間，又間雜章草，具有古拙的意趣，雖為題贊，但寫來謹慎恭敬，或是呼應宣宗對「隸草」的論述，殊為難得。

此冊除了清宮鑑藏印之外，沒有其他的收傳印記，乾隆九年（一七四四）編入《石渠寶笈初編》之前，曾著錄於康熙二十一年（一六八二）的《式古堂書畫彙考》（卷二三），後者未著錄畫幅，但載有黃道周題贊。觀察宣宗書幅，明顯可以看出經過裁切重裝，因此行間位置已改變，上下字行氣與墨色不甚連貫，依裁剪的痕跡推算，原本應該是每行約十四至十六字，全幅應為三千行，約縱四十五公分，橫九十五公分的手卷。推測在一六三八年黃道周題贊時，書幅已經過裁切重裝，一六三八年《式古堂》著錄，至入藏清宮間，再配入與詞意相似的畫幅，成為今冊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



圖五 宋拓聖教序（局部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以渾深，不墜佻靡，便足上流矣。」

（《黃漳浦集》卷一九〈與倪鴻寶論書法〉）面對宣宗此件內容有些綺麗

浪漫的戲作書蹟，這位忠誠正直的朝臣，有意避開評論書風與內容，而是稱頌宣宗朝國運昌隆，物阜民豐的盛